資治通鑑/卷08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七 ◄

資治通鑑
卷八十八 晉紀十

► 卷八十九

起玄黓涒灘，盡昭陽作噩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88卷

卷第八十八

【晉紀十】　起玄黓涒灘，盡昭陽作噩，凡二年。

孝懷皇帝下

孝懷皇帝下永嘉六年（壬申，公元三一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漢呼延後卒，謚曰武元。

漢鎮北將軍靳沖、平北將軍卜珝寇并州；辛未，圍晉陽。

甲戌，漢主聰以司空王育、尚書令任顗女為左、右昭儀，中軍大將軍王彰、中書監范隆、左僕射馬景女皆為夫人，右僕射朱紀女為貴妃，皆金印紫綬。聰將納太保劉殷女，太弟乂固諫。聰以問太宰延年、太傅景，皆曰：「太保自雲劉康公之後，與隆下殊源，納之何害！」聰悅，拜殷二女英、娥為左、右貴嬪，位在昭儀上；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為貴人，

位次貴妃。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，聰希復出外，事皆中黃門奏決。

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眾於竟陵，自號楚公，寇掠荊土，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。曾勇冠三軍，能被甲游於水中。

二月，壬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石勒築壘於葛陂，課農造舟，將攻建業。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眾於壽春，以鎮東長史紀瞻為揚威將軍，都督諸軍以討之。

會大雨，三月不止，勒軍中饑疫，死者太半，聞晉軍將至，集將佐議之。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，求掃平河朔以自贖，俟其軍退，徐更圖之，勒愀然長嘯。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，勒曰：「將軍何怯邪！」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，分道夜攻壽春，斬吳將頭，據其城，食其粟。要以今年破丹楊，定江南。勒笑曰：「是勇將之計也！」各賜鎧馬一匹。顧謂張賓曰：「於君意何如？」賓曰：「將軍攻陷京師，囚執天子，殺害王公，妻略妃主。擢將軍之發，不足以數將軍之罪，奈何復相臣奉乎！去年既殺王彌，不當來此；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，示將軍不應留此也。鄴有三台之固，西接平陽，山河四塞，宜北徙據之，以經營河北，河北既定，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。晉之保壽春，畏將軍往攻之耳。彼聞吾去，喜於自全，何暇追襲吾後，為吾不利邪！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，將軍引大兵向壽春。輜重既遠，大兵徐還，何憂進退無地乎？」勒攘袂鼓髯曰：「張君計是也！」責刁膺曰：「君既相輔佐，當共成大功，奈何遽勸孤降！此策應斬！然素知君怯，特相宥耳。」於是黜膺為將軍，擢賓為右長史，號曰「右侯」。

勒引兵發葛陂，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，遇晉運船，虎將士爭取之，為紀瞻所敗。瞻追奔百里，前及勒軍，勒結陳待之；瞻不敢擊，退還壽春。

漢主聰封帝為會稽郡公，加儀同三司。聰從容謂帝曰：「卿昔為豫章王，朕與王武子造卿，武子稱朕於卿，卿言聞其名久矣，贈朕柘弓銀研，卿頗記否？」帝曰：「臣安敢忘之？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！」聰曰：「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？」帝曰：「大漢將應天受命，故為陛下自相驅除，此殆天意，非人事也！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，九族敦睦，陛下何由得之！」聰喜，以小劉貴人妻帝，曰：「此名公子孫也，卿善遇之。」

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，三月，乙未，漢兵敗走。卜珝之卒先奔，靳沖擅收珝，斬之；聰

大怒，遣使持節斬沖。

聰納其舅子輔漢將軍張實二女徽光、麗光為貴人，太后張氏之意也。

涼州主簿馬魴說張軌：「宜命將出師，翼戴帝室。」軌從之，馳檄關中，共尊輔秦王，且言：「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，逕趨長安；西中郎將實帥中軍三萬，武威太守張珉帥胡騎二萬，絡繹繼發。」

夏，四月，丙寅，征南將軍山簡卒。

漢主聰封其子敷為渤海王，驥為濟南王，鸞為燕王，鴻為楚王，勱為齊王，權為秦王，操為魏王，持為趙王。

聰以魚蟹不供，斬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；作溫明、徽光二殿未成，斬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。觀漁於汾水，昏夜不歸。中軍大將軍王彰諫曰：「比觀陛下所為，臣實痛心疾首。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，思晉之心猶甚；劉琨咫尺，刺客縱橫。帝王輕出，一夫敵耳。願陛下改往修來，則億兆幸甚！」聰大怒，命斬之。王夫人叩頭乞哀，乃囚之。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，三日不食；太弟乂、單于粲輿櫬切諫。聰怒曰：「吾豈桀、紂，而汝輩生來哭人！」太宰延年、太保殷等公卿、列侯百餘人，皆免冠涕泣曰：「陛下功高德厚，曠世少比，往也唐、虞，今則陛下。而頃來以小小不供，亟斬王公；直言忤旨，遽囚大將。此臣等竊所未解，故相與憂之，忘寢與食。」聰慨然曰：「朕昨大醉，非其本心，微公等言之，朕不聞過。」各賜帛百匹，使侍中持節赦彰曰：「先帝賴君如左右手，君著勳再世，朕敢忘之！此段之過，希君蕩然。君能盡懷憂國，朕所望也。今進君驃騎將軍、定襄郡公，後有不逮，幸數匡之！」

王彌既死，漢安北將軍趙固、平北將軍王桑恐為石勒所並，欲引兵歸平陽。軍中乏糧，士卒相食，乃自□交磽津西渡，攻掠河北郡縣。劉琨以其兄子演為魏郡太守，鎮鄴，固、桑恐演邀之，遣長史臨深為質於琨。琨以固為雍州刺史，桑為豫州刺史。

賈疋等圍長安數月，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，驅掠士女八萬餘口，奔於平陽。秦王業自雍入於長安。五月，漢主聰貶曜為龍驤大將軍，行大司馬。聰使河內王粲攻傅祗於三渚，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；會祗病薨，城陷，粲遷祗子孫並其士民二萬餘戶於平陽。

六月，漢主聰欲立貴嬪劉英為皇后。張太后欲立貴人張徽光，聰不得已，許之。英尋卒。

漢大昌文獻公劉殷卒。殷為相，不犯顏忤旨，然因事進規，補益甚多。漢主聰每與群臣議政事，殷無所是非；群臣出，殷獨留，為聰敷暢條理，商榷事宜，聰未嘗不從之。殷常戒子孫曰：「事君當務幾諫。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，況萬乘乎！夫幾諫之功，無異犯顏，但不彰君之過，所以為優耳。」官至侍中、太保、錄尚書，賜劍履上殿、入朝不趨、乘輿入殿。然殷在公卿間，常恂恂有卑讓之色，故能處驕暴之國，保其富貴，不失令名，以壽考自終。

漢主聰以河間王易為車騎將軍，彭城王翼為衛將軍，並典兵宿衛。高平王悝為征南將軍，鎮離石；濟南王驥為征西將軍，築西平城以居之；魏王操為征東將軍，鎮蒲子。

趙固、王桑自懷求迎於漢，漢主聰遣鎮遠將軍梁伏疵將兵迎之。未至，長史臨深、將軍牟穆帥眾一萬叛歸劉演。固隨疵而西，桑引其眾東奔青州，固遣兵追殺之於曲梁，桑將張鳳帥其餘眾歸演。聰以固為荊州刺史、領河南太守，鎮洛陽。

石勒自葛陂北行，所過皆堅壁清野，虜掠無所獲，軍中饑甚，士卒相食。至東燕，聞汲郡向冰聚眾數千壁枋頭，勒將濟河，恐冰邀之。張賓曰：「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，宜遣輕兵間道襲取，以濟大軍，大軍既濟，冰必可擒也。」秋，七月，勒使支雄、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，取其船。勒引兵自棘津濟河，擊冰，大破之，盡得其資儲，軍勢復振，遂長驅至鄴。劉演保三台以自固，臨深、牟穆等復帥其眾降於勒。

諸將欲攻三台，張賓曰：「演雖弱，眾猶數千，三台險固，攻之未易猝拔。捨而去之，彼將自潰。方今王彭祖、劉越石，公之大敵也，宜先取之，演不足顧也。且天下饑亂，明公雖擁大兵，遊行羈旅，人無定志，非所以保萬全，制四方也。不若擇便地而據之，廣聚糧儲，西稟平陽以圖幽、并，此霸王之業也。邯鄲、襄國，形勝之地，請擇一而都之。」勒曰：「右侯之計是也。」遂進據襄國。

賓復言於勒曰：「今吾居此，彭祖、越石所深忌也，恐城塹未固，資儲未廣，二寇交至。宜亟收野谷，且遣使至平陽，具陳鎮此之意。」勒從之，分命諸將攻冀州，郡縣壁壘多降，運其谷以輸襄國；且表於漢主聰，聰以勒為都督冀、幽、并、營四州諸軍事、冀州牧，進封上黨公。

劉琨移檄州郡，期以十月會平陽，擊漢。琨素奢豪，喜聲色。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，琨以為晉陽令。潤驕恣，干預政事。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，且勸琨殺之，琨不從。潤譖盛於琨，琨收盛，殺之。琨母曰：「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，而專除勝己，禍必及我。」

盛子泥奔漢，具言虛實。漢主聰大喜，遣河內王粲、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，以令狐泥為鄉導。琨聞之，東出，收兵於常山及中山，使其將郝詵、張喬將兵拒粲，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。詵喬俱敗死。粲、曜乘虛襲晉陽，太原太守高喬、并州別駕郝聿以晉陽降漢。八月，庚戌，琨還救晉陽，不及，帥左右數十騎奔常山。辛亥，粲、曜入晉陽。壬子，令狐泥殺琨父母。

粲、曜送尚書盧志、侍中許遐、太子右衛率崔瑋於平陽。聰復以曜為車騎大將軍，以前將軍劉豐為并州刺史，鎮晉陽。九月，聰以盧志為太弟太師，崔瑋為太傅，許遐為太保，高喬、令狐泥皆為武衛將軍。

己卯，漢衛尉梁芬奔長安。

辛巳，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，建行台於長安，登壇告類，建宗廟、社稷，大赦。以閻鼎為太子詹事，總攝百揆；加賈疋征西大將軍，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為大司馬。命司空荀藩督攝遠近，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、行豫州刺史，與藩共保開封。

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，張實、宋配等擊破之，苞奔柔凶塢。冬，十月，漢主聰封其子恆為代王，逞為吳王，朗為潁川王，皋為零陵王，旭為丹楊王，京為蜀王，坦為九江王，晃為臨川王；以王育為太保，王彰為太尉，任顗為司徒，馬景為司空，朱紀為尚書令，范隆為左僕射，呼延晏為右僕射。

代公猗盧遣其子六修及兄子普根、將軍衛雄、范班、箕澹帥眾數萬為前鋒以攻晉陽，猗盧自帥眾二十萬繼之，劉琨收散卒數千為之鄉導。六修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，曜兵敗，墜馬，中匕創。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，曜不受，曰：「卿光乘以自免，吾創已重，自分死此。」虎泣曰：「虎蒙大王識拔至此，常思效命，今其時矣。且漢室初基，天下可無虎，不可無大王也！」乃扶曜上馬，驅令渡汾，自還戰死。曜入晉陽，夜，與大將軍粲、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，逾蒙山而歸。十一月，猗盧追之，戰於藍谷，漢兵大敗，擒劉豐，斬邢延等三千餘級，伏屍數百里。猗盧因大獵壽陽山，陳閱皮肉，山為之赤。

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，固請進軍。猗盧曰：「吾不早來，致卿父母見害，誠以相愧。今卿已復州境，吾遠來，士馬疲弊，且待後舉，劉聰未可滅也。」遣琨馬、牛、羊各千餘匹，車百乘而還，留其將箕澹、段繁等戍晉陽。

琨徙居陽曲，招集亡散。盧諶為劉粲參軍，亡歸琨，漢人殺其父志及弟謐、詵。贈傅虎幽州刺史。

十二月，漢主聰立皇后張氏，以其父實為左光祿大夫。

彭仲蕩之子天護帥群胡攻賈疋，天護陽不勝而走，疋追之，夜墜澗中，天護執而殺之。漢以天護為涼州刺史。眾推始平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。閻鼎與京兆太守梁綜爭權，鼎遂殺綜。麴允與撫夷護軍索綝、馮翊太守梁肅合兵攻鼎，鼎出奔雍，為氐竇首所殺。

廣平游綸、張豺擁眾數萬，據苑鄉，受王浚假署；石勒遣夔安、支雄等七將攻之，破其外壘。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、疾陸眷弟匹磾、文鴦、從弟末柸部眾五萬攻勒於襄國。

疾陸眷屯於渚陽，勒遣諸將出戰，皆為疾陸眷所敗。疾陸眷大造攻具，將攻城，勒眾甚懼。勒召將佐謀之曰：「今城塹未固，糧儲不多，彼眾我寡，外無救授，吾欲悉眾與之決戰，何如？」諸將皆曰：「不如堅守以疲敵，待其退而擊之。」張賓、孔萇曰：「鮮卑之種，段氏最為勇悍，而末柸尤甚，其銳卒皆在末柸所。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，其大眾遠來，戰鬥連日，謂我孤弱，不敢出戰，意必懈惰；宜且勿出，示之以怯，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，俟其來至，列守未定，出其不意，直衝末柸帳，彼必震駭，不暇為計，破之必矣。末柸敗，則其餘不攻而潰矣。」勒從之，密為突門。既而疾陸眷攻北城，勒登城望之，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，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，城上鼓以助其勢。萇攻末柸逐之，入其壘門，為勒眾所獲，疾陸眷等軍皆退走。萇乘勝追擊，枕屍三十餘里，獲鎧馬五千匹。疾陸眷收其餘眾，還屯渚陽。

勒質末柸，遣使求和於疾陸眷，疾陸眷許之。文鴦諫曰：「今以末柸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，得無為王彭祖所怨，招後患乎！」疾陸眷不從，復以鎧馬金銀賂勒，且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。諸將皆勸勒殺末柸，勒曰：「遼西鮮卑健國也，與我素無仇讎，為王浚所使耳。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，非計也。歸之，必深德我，不復為浚用矣。」乃厚以金帛報之，遣石虎與疾陸眷盟於渚陽，結為兄弟。疾陸眷引歸，王昌等不能獨留，亦

引兵還薊。勒召末柸，與之燕飲，誓為父子，遣還遼西。末柸在塗，日南向而拜者三。由是段氏專心附勒，王浚之勢遂衰。

游綸、張豺請降於勒。勒攻信都，殺冀州刺史王象。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，保信都。

是歲大疫。

王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。劉琨謂澄曰：「卿形雖散朗，而內實動俠，以此處世，難得其死。」及在荊州，悅成都內史王機，謂為己亞，使之內綜心膂，外為爪牙。澄屢為杜弢所敗，望實俱損，猶傲然自得，無憂懼之意，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弈，由是上下離心；南平太守應詹屢諫，不聽。

澄自出軍擊杜弢，軍於作塘。故山簡參軍王沖擁眾迎應詹為刺史，詹以沖無賴，棄之，還南平，沖乃自稱刺史。澄懼，使其將杜薈守江陵，徙治孱陵，尋又奔沓中。別駕郭舒諫曰：「使君臨州雖無異政，然一州人心所繫，今西收華容之兵，足以擒此小丑，奈何自棄，遽為奔亡乎！」澄不從，欲將舒東下。舒曰：「舒為萬里紀綱，不能匡正，令使君奔亡，誠不忍渡江。」乃留屯沌口。琅邪王睿聞之，召澄為軍諮祭酒，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，澄乃赴召。

顗始至州，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，苾別將王真襲沔陽，顗狼狽失據。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、尋陽太守周訪、歷陽內史甘卓共擊苾，敦進屯豫章，為諸軍繼援。

王澄過詣敦，自以名聲素出敦右，猶以舊意侮敦。敦怒，誣其與杜苾通信，遣壯士扼殺之。王機聞澄死，懼禍，以其父毅、兄矩皆嘗為廣州刺史，就敦求廣州，敦不許。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，迎機為刺史，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。訥遣兵拒之，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，不戰迎降，訥乃避位，以州授之。

王如軍中饑乏，官軍討之，其黨多降；如計窮，遂降於王敦。鎮東軍司顧榮、前太子洗馬衛玠皆卒。玠，瓘之孫也，美風神，善清談；常以為人有不及，可以情恕，非意相干，可以理遣，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。

江陽太守張啟，殺行益州刺史王異而代之。啟，翼之孫也，尋病卒。三府文武共表涪陵太守向沈行西夷校尉，南保涪陵。

南安赤亭羌姚弋仲東徙榆眉，戎、夏襁負隨之者數萬；自稱護羌校尉、雍州刺史、扶風公。

孝愍皇帝上

孝愍皇帝上建興元年（癸酉，公元三一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丑朔，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，使懷帝著青衣行酒。庾鋭、王俊等不勝悲憤，因號哭；聰惡之。有告鋭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，二月，丁未，聰殺鋭、俊等故晉臣十餘人，懷帝亦遇害。大赦，復以會稽劉夫人為貴人。

荀崧曰：懷帝天姿清劭，少著英猷，若遇承平，足為守文佳主。而繼惠帝擾亂之後，東海專政，故無幽、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！

乙亥，漢太后張氏卒，謚曰光獻。張後不勝哀，丁丑，亦卒，謚曰武孝。

己卯，漢定襄忠穆公王彰卒。

三月，漢主聰立貴嬪劉娥為皇后，為之起皇□儀殿。廷殿陳元達切諫，以為：「天生民而樹之君，使司牧之，非以兆民之命，窮一人之欲也。晉氏失德，大漢受之，蒼生引領，庶幾息肩。是以光文皇帝身衣大布，居無重茵，后妃不衣錦綺，乘輿馬不食粟，愛民故也。陛下踐阼以來，已作殿觀四十餘所，加之軍旅數興，餽運不息，饑饉、疾疫，死亡相繼，而益思營繕，豈為民父母之意乎！今有晉遺類，西據關中，南擅江表；李雄奄有巴、蜀；王浚、劉琨窺窬肘腋；石勒、曹嶷貢稟漸疏。陛下釋此不憂，乃更為中宮作殿，豈目前之所急乎！昔太宗居治安之世，粟帛流衍，猶愛百金之費，息露台之役。陛下承荒亂之餘，所有之地，不過太宗之二郡，戰守之備，非特匈奴、南越而已。而宮室之侈乃至於此，臣所以不敢不冒死而言也。」聰大怒曰：「朕為天子，營一殿，何問汝鼠子乎，乃敢妄言沮眾！不殺此鼠子，朕殿不成！」命左右：「曳出斬之！並其妻子同梟首東市，使群鼠共穴！」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，元達先鎖腰而入，即以鎖鎖堂下樹，呼曰：「臣所言者，社稷之計，而陛下殺臣。朱雲有言：『臣得與龍逢、比干游，足矣！』」左右曳之不能動。

大司徒任顗、光祿大夫朱紀、范隆、驃騎大將軍河間王易等叩頭出血曰：「元達為先帝所知，受命之初，即引置門下，盡忠竭慮，知無不言。臣等竊祿偷安，每見之未嘗不發愧。今所言雖狂直，願陛下容之。因諫諍而斬列卿，其如後世何！」聰默然。

劉後聞之，密敕左右停刑，手疏上言：「今宮室已備，無煩更營，四海未壹，宜愛民力。廷尉之言，社稷之福也，陛下宜加封賞；而更誅之，四海謂陛下何如哉！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，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。陛下為妾營殿而殺諫臣，使忠良結舌者由妾，遠近怨怒者由妾，公私困弊者由妾，社稷阽危者由妾，天下之罪皆萃於妾，妾何以當之！妾觀自古敗國喪家，未始不由婦人，心常疾之。不意今日身自為之，使後世視妾由妾之視昔人也！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，願賜死此堂，以塞陛下之過！」聰覽之變色。

任顗等叩頭流涕不已。聰徐曰：「朕比年已來，微得風疾，喜怒過差，不復自制。元達，忠臣也。朕未之察。諸公乃能破首明之，誠得輔弼之義也。朕愧戢於心，何敢忘之！」命顗等冠履就坐，引元達上，以劉氏表示之，曰：「外輔如公，內輔如后，朕復何憂！」賜顗等穀帛各有差，更命逍遙園曰納賢園，李中堂曰愧賢堂。聰謂元達曰：「卿當畏朕，而反使朕畏卿邪！」

西夷校尉向沈卒，眾推汶山太守蘭維為西夷校尉。維帥吏民北出，欲向巴東。成將李恭、費黑邀擊，獲之。

夏，四月，丙午，懷帝凶問至長安，皇太子舉哀，因加元服。壬申，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。以衛將軍梁芬為司徒，雍州刺史麴允為尚書左僕射、錄尚書事，京兆太守索綝為尚書右僕射、領吏部、京兆尹。是時長安城中，戶不盈百，蒿棘成林；公私有車四乘，百官無章服、印綬，唯桑版署號而已。尋以索綝為衛將軍、領太尉，軍國之事，悉以委之。

漢中山王曜、司隸校尉喬智明寇長安，平西將軍趙染帥眾赴之；詔麴允屯黃白城以拒之。

石勒使石虎攻鄴，鄴潰，劉演奔廩丘，三台流民皆降於勒。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；久之，以石虎代豹鎮鄴。

初，劉琨用陳留太守焦求為兗州刺史，荀籓又用李述為兗州刺史；述欲攻求，琨召求還。及鄴城失守，琨復以劉演為兗州刺史，鎮廩丘。前中書侍郎郗鑒，少以清節著名，帥高

平千餘家避亂保嶧山，琅邪王睿就用鑒為兗州刺史，鎮鄒山。三人各屯一郡，兗州吏民莫知所從。

琅邪王睿以前廬江內史華譚為軍咨祭酒。譚嘗在壽春依周馥。睿謂譚曰：「周祖宣何故反？」譚曰：「周馥雖死，天下尚有直言之士。馥見寇賊滋蔓，欲移都以紓國難，執政不悅，興兵討之，馥死未逾時而洛都淪沒。若謂之反，不亦誣乎！」睿曰：「馥位為征鎮，握強兵，召之不入，危而不持，亦天下之罪人也。」譚曰：「然，危而不持，當與天下共受其責，非但馥也。」

睿參佐多避事自逸，錄事參軍陳頵言於睿曰：「洛中承平之時，朝士以小心恭恪為凡俗，以偃蹇倨肆為優雅，流風相染，以至敗國。今僚屬皆承西台餘弊，養望自高，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。請自今臨使稱疾者，皆免官。」睿不從。三王之誅趙王倫也，制《己亥格》以賞功，自是循而用之。頵上言：「昔趙王篡逆，惠皇失位，三王起兵討之，故厚賞以懷向義之心。今功無大小，皆以格斷，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，符策委僕隸之門，非所以重名器，正紀綱也，請一切停之！」頵出於寒微，數為正論，府中多惡之，出頵為譙郡太守。

吳興太守周玘，宗族強盛，琅邪王睿頗疑憚之。睿左右用事者，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，駕御吳人，吳人頗怨。玘自以失職，又為刁協所輕，恥恚愈甚，乃陰與其黨謀誅執政，以諸南士代之。事洩，玘憂憤而卒；將死，謂其子勰曰：「殺我者，諸儈子也；能復之，乃吾子也。」

石勒攻李惲於上白，斬之。王浚復以薄盛為青州刺史。

王浚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，召段疾陸眷，欲與之共擊石勒。疾陸眷不至，浚怒，以重幣賂拓跋猗盧，並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。猗盧遣右賢王六修將兵會之，為疾陸眷所敗。廆遣慕容翰攻段氏，取徒河、新城，至陽樂，聞六修敗而還，翰因留鎮徒河，壁青山。

初，中國士民避亂者，多北依王浚，浚不能存撫，又政法不立，士民往往復去之。段氏兄弟專尚武勇，不禮士大夫。唯慕容廆政事修明，愛重人物，故士民多歸之。廆舉其英俊，隨才授任，以河東裴嶷、北平陽耽、廬江黃泓、代郡魯昌為謀主，廣平游邃、北海逄羨、北平西方虔、西河宋奭及封抽、裴開為股肱，平原宋該、安定皇甫岌、岌弟真、蘭陵繆愷、昌黎劉斌及封弈、封裕典機要。裕，抽之子也。

裴嶷清方有干略，為昌黎太守，兄武為玄菟太守。武卒，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，過廆，廆敬禮之，及去，厚加資送。行及遼西，道不通，嶷欲還就廆。開曰：「鄉里在南，奈何北行！且等為流寓，段氏強，慕容氏弱，何必去此而就彼也！」嶷曰：「中國喪亂，今往就之，是相帥而入虎口也。且道遠，何由可達！若俟其清通，又非歲月可冀。今欲求托足之地，豈可不慎擇其人。汝觀諸段，豈有遠略，且能待國士乎！慕容公修仁行義，有霸王之志，加以國豐民安，今往從之，高可以立功名，下可以庇宗族，汝何疑焉！」開乃從之。既至，廆大喜。陽耽清直沈敏，為遼西太守。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，獲之，廆禮而用之。游邃、逄羨、宋奭，皆嘗為昌黎太守，與黃泓俱避地於薊，後歸廆。王浚屢以手書召邃兄暢，暢欲赴之，邃曰：「彭祖刑政不修，華、戎離叛。以邃度之，必不能久，兄且盤桓以俟之。」暢曰：「彭祖忍而多疑，頃者流民北來，命所在追殺之。今手書殷勤，我稽留不往，將累及卿。且亂世宗族宜分，以冀遺種。」遂從之，卒與浚俱沒。宋該與平原杜群、劉翔先依王浚，又依段氏，皆以為不足托，帥諸流寓同歸於廆。東夷校尉崔毖請皇甫岌為長史，卑辭說諭，終莫能致；廆招之，岌與弟真即時俱至。遼東張統據樂浪、帶方二郡，與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，連年不解。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廆，廆為之置樂浪郡，以統為太守，遵參軍事。

王如餘黨涪陵李運、巴西王建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，梁州刺史張光遣參軍晉邈將兵拒之。邈受運、建賂，勸光納其降，光從之，使居成固。既而邈見運、建及其徒多珍寶，欲盡取之，復說光曰：「運、建之徒，不修農事，專治器仗，其意難測，不如悉掩殺之。不然，必為亂。」光又從之。五月，邈將兵攻運、建，殺之。建婿楊虎收餘眾擊光，屯於厄水；光遣其子孟萇討之，不克。

壬辰，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、大都督，督陜東諸軍事；南陽王保為右丞相、大都督，督陜西諸軍事。詔曰：「今當掃除鯨鯢，奉迎梓宮。令幽、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，右丞相宜帥秦、涼、梁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，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，同赴大期，克成元勳。」

漢中山王曜屯蒲板。

石勒使孔萇擊定陵，殺田徽；薄盛帥所部降勒，山東郡縣，相繼為勒所取。漢主聰以勒為侍中、征東大將軍。烏桓亦叛王浚，潛附於勒。

六月，劉琨與代公猗盧會於陘北，謀擊漢。秋，七月，琨進據藍谷，猗盧遣拓跋普根屯於北屈。琨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，將攻西平。漢主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，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，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。琨等聞之，引兵還。聰使諸軍仍屯所在，為進取之計。

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，與乘輿會於中原。八月，癸亥，蜀至建康，睿辭以方平定江東，未暇北伐。以鎮東長史刁協為丞相左長史，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為司直，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為軍咨祭酒，參軍丹楊張闓為從事中郎，尚書郎潁川鐘雅為記室參軍，譙國桓宣為舍人，豫章熊運為主簿，會稽孔愉為手彙。劉隗雅習文史，善伺候睿意，故睿特親愛之。熊遠上書，以為：「軍興以來，處事不用律令，競作新意，臨事立制，朝作夕改，至於主者不敢任法，每輒關諮，非為政之體也。愚謂凡為駁議者，皆當引律令、經傳，不得直以情言，無所依準，以虧舊典。若開塞隨宜，權道制物，此是人君之所得行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。」睿以時方多事，不能從。

初，范陽祖逖，少有大志，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。同寢，中夜聞雞鳴，蹴琨覺曰：「此非惡聲也！」因起舞。及渡江，左丞相睿以為軍咨祭酒。逖居京口，糾合驍健，言於睿曰：「晉室之亂，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，由宗室爭權，自相魚肉，遂使戎狄乘隙，毒流中土。今遺民既遭殘賊，人思自奮，大王誠能命將出師，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，郡國豪傑，必有望風響應者矣！」睿素無北伐之志，以逖為奮威將軍、豫州刺史，給千人廩，布三千匹，不給鎧仗，使自召募。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，中流，擊楫而誓曰：「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，有如大江！」遂屯淮陰，起冶鑄兵，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。

胡亢性猜忌，殺其驍將數人。杜曾懼，潛引王沖之兵使攻亢。亢悉精兵出拒之，城中空虛，曾因殺亢而並其眾。

周顗屯潯水城，為杜蕤所困；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，蕤退保泠口。侃曰：「蕤必步向武昌。」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，蕤果來攻。侃使朱伺逆擊，大破之，蕤遁歸長沙。周顗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，敦留之。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，敦曰：「若無陶侯，便失荊州矣！」乃表侃為荊州刺史，屯沔江。左丞相睿召周顗，復以為軍諮祭酒。

初，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，遣養子販易於梁州，私賣良人子一人，張光鞭殺之。難敵怨曰：「使君初來，大荒之後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，氐有小罪，不能貰也？」及光與楊虎相攻，各求救於茂搜，茂搜遣難敵救光。難敵求貨於光，光不與。楊虎厚賂難敵，且曰：

「流民珍貨，悉在光所，今伐我，不如伐光。」難敵大喜。光與虎戰，使張孟蓁居前，難敵繼後。難敵與虎夾擊孟蓁，大破之，孟蓁及其弟援皆死。光嬰城自守。九月，光憤激成疾，僚屬勸光退據魏興。光按劍曰：「吾受國重任，不能討賊，今得死如登仙，何謂退也！」聲絕而卒。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，又與氐戰沒，眾推始平太守鬍子序領梁州。

荀籓薨於開封。

漢中山王曜、趙染攻麴允於黃白城，允累戰皆敗，詔以索綝為征東大將軍，將兵助允。

王貢自王敦所還，至竟陵，矯陶侃之命，以杜曾為前鋒大都督，擊王沖，斬之，悉降其眾。侃召曾，曾不至。貢恐以矯命獲罪，遂與曾反擊侃。冬，十月，侃兵大敗，僅以身免。敦表侃以白衣領職。侃復帥周訪等進攻杜弢，大破之，敦乃奏復侃官。

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：「麴允帥大眾在外，長安空虛，可襲也。」曜使染帥精騎五千襲長安，庚寅夜，入外城。帝奔射雁樓。染焚龍尾及諸營，殺掠千餘人；辛卯旦，退屯逍遙園。壬辰，將軍麴鑒自阿城帥眾五千救長安。癸巳，染引還，鑒追之，與曜遇於零武，鑒兵大敗。

楊虎、楊難敵急攻梁州，鬍子序棄城走，難敵自稱刺史。

漢中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。十一月，麴允引兵襲之，漢兵大敗，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；曜引歸平陽。

王浚以其父字處道，自謂應「當塗高」之讖，謀稱尊號。前勃海太守劉亮、北海太守王搏、司空手彔高柔切諫，浚皆殺之。燕國霍原，志節清高，屢辭征辟。浚以尊號事問之，原不答。浚誣原與群盜通，殺而梟其首。於是士民駭怨，而浚矜豪日甚，不親政事，所任皆苛刻小人，棗嵩、朱碩，貪橫尤甚。北州謠曰：「府中赫赫，朱丘伯；十囊、五囊，入棗郎。」調發殷煩，下不堪命，多叛入鮮卑。從事韓鹹監護柳城，盛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，欲以諷浚。浚怒，殺之。

浚始者唯恃鮮卑、烏桓以為強，既而皆叛之。加以蝗旱連年，兵勢益弱。石勒欲襲之，未知虛實，將遣使覘之，參佐請用羊祜、陸抗故事，致書於浚。勒以問張賓，賓曰：「

浚名為晉臣，實欲廢晉自立，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；其欲得將軍，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。將軍威振天下，今卑辭厚禮，折節事之，猶懼不言，況為羊、陸之亢敵乎！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，難以得志矣。」勒曰：「善！」十二月，勒遣舍人王子春、董肇多繼珍寶，奉表於浚曰：「勒本小胡，遭世饑亂，流離屯厄，竄命冀州，竊相保聚以救性命。今晉祚淪夷，中原無主；殿下州鄉貴望，四海所宗，為帝王者，非公復誰！勒所以捐軀起兵，誅討暴亂者，正為殿下驅除爾。伏願殿下應天順人，早登皇祚。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，殿下察勒微心，亦當視之如子也。」又遺棗嵩書，厚賂之。

浚以段疾陸眷新叛，士民多棄己去，聞勒欲附之，甚喜，謂子春曰：「石公一時英傑，據有趙、魏，乃欲稱藩於孤，其可信乎？」子春曰：「石將軍才力強盛，誠如聖旨。但以殿下中州貴望，威行夷、夏，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，未有為帝王者也。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，顧以帝王自有歷數，非智力之所取，雖強取之，必不為天人之所與故也。項羽雖強，終為漢有。石將軍之比殿下，猶陰精之與太陽，是以遠鑒前事，歸身殿下，此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，殿下又何怪乎！」浚大悅，封子春、肇皆為列侯，遣使報聘，以厚幣酬之。游綸兄統，為浚司馬，鎮范陽，遣使私附於勒；勒斬其使以送浚。浚雖不罪統，益信勒為忠誠，無復疑矣。

是歲，左丞相睿遣世子紹鎮廣陵，以丞相手彔蔡謨為參軍。謨，克之子也。

漢中山王曜圍河南尹魏浚於石樑，兗州刺史劉演、河內太守郭默遣兵救之，曜分兵逆戰於河北，敗之；浚夜走，獲而殺之。

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，治故平城為南都；又作新平城於灤水之陽，使右賢王六修鎮之，統領南部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